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 
第四十九回 秦相府太守審賊 如意巷刺客捉拿

話說秦相一問那人叫何名，所偷物件放在哪裏，那人說：“小人姓劉名二，乃西川人，做小本經營為業。祇因今日要回家，走至大街，不知為何，官人把我拿來。至於玉鐲、鳳冠，小人一概不知。”秦相一聽，向濟公說：“聖僧，他是做小本經營之人。”和尚微微一笑，說：“大人不是問案之人，可派趙太守問問此事，定然明白。”秦相說：“既然如此，來，太守你可問問此案。”趙鳳山立刻到外邊廊下，擺了一張桌兒，叫把賊人帶過來，問道：“你既作小本經營，來把他所帶物件拿上來看。”下面答應，立刻先把包袱刀都全呈上。太守說：“你這刀是做何使用的？”劉二說：“那是我走路防身之用。”太守問：“你做甚麼小本經營？”劉二說：“我賣鮮果子為生。”正問著，祇見和尚過來說：“我問你，這小包祇是甚麼物件？”劉二說：“是隨身所用之物。”和尚把包袱打開一看，有兩件衣服，翻到底下，有一雙新襪子。和尚說：“你既做小本經營，還穿新襪子？”太守一聽，這不像話，也不好答言。劉二說：“回稟老爺，我做小本經營，有錢買一雙新襪子，也不犯法。”和尚往襪子裏一掏，掏出一個包來，打開一看，是一顆大珍珠。和尚說：“你穿襪子不犯法，你這珠子是哪裏來的？”劉二嚇的顏色更變，說：“回稟老爺，那珍珠是我撿的。”秦相在那邊看的明白，這顆珠子是鳳冠上的珠子，叫家人把珠子拿過來細看，果然不錯，說：“聖僧，這顆珠子是我失去的鳳冠上的。”趙太守一聽，勃然大怒，說：“你這廝，大概我不打你，你也不實說！”秦相府這裏有的是竹棍，吩咐手下人打，剛要拉下去要打，嚇的劉二說：“大爺不必動怒，我實說。小人姓劉名昌，綽號叫野雞溜子，原本在西川路綠林中當小夥計跑道。這顆珠子並不是小人所偷的，原本是今天早晨，有一個西川路的大盜，叫華雲龍，外號叫乾坤盜鼠，同著一個鐵腿猿猴王通，他二人先在尼庵採花，後在飯館殺人，又到秦相府盜的玉鐲、鳳冠，舊日我伺候過他們二人，今天他們二人給我的，叫我回西川，說這顆珠子能值四五百兩銀子，叫我賣了，可以做小本經營，也夠我吃的了。今天我方要出錢塘門，不想被二位公差把我拿來，這是已往從前真情實話，並無半句虛言。”太守說：“這華雲龍、王通在哪裏住著？你定然知道。”劉昌說：“他們兩個人原先在興隆店住著，他現在搬了，小人我可不知道了。”和尚說：“太守，把他交錢塘縣釘鐐入獄，這案總算破了。相爺，賞他們原辦。”相爺吩咐家人拿五十兩銀子，賞給柴元祿、杜振英，錢塘縣地面官人幫著送來，每人賞他們二兩銀子。柴元祿、杜振英謝了賞，把劉昌帶下去。秦相說：“聖僧，這個華雲龍現在哪裏？求師父可以幫著拿了，本閣過了事再謝。”濟公說：“我給你算算他在哪裏。”秦相說：“甚好！”和尚說：“你拿八錠金子來，我拿金子算。”秦相立刻吩咐家人，到帳房取八錠金來。”立刻家人取來一兩一錠八錠，交給濟公。和尚擱在桌子上，嘴裏咕唧唧也不知唸些甚麼，唸完了把金子帶起來。和尚說：“仁和縣的知縣呢？”秦相說：“現在外面。”立刻把仁和縣知縣叫進來。和尚說：“貴縣你手下有一位班頭田來報，給我叫來。”知縣嚇的顏色更變，也不知甚麼事，說：“不錯，有一個田來報。”濟公說：“給我叫來。”知縣也不知濟公甚麼心意，心中輾轉，又怕田來報窩藏著盜玉鐲、鳳冠的賊人，趕緊派人把田來報叫來。此時田來報正同萬恆山在班房說話，外面進來一個夥計說：“田頭，了不得了，現在盜玉鐲這案破了，拿住一個賊叫劉昌，招出盜玉鐲的賊，一個叫乾坤盜鼠華雲龍，一個叫鐵腿猿猴王通。秦相叫靈隱寺濟公給占算，這兩個賊人落在哪裏，濟公占了半天，甚麼話也不說，向咱們老爺提說，叫你去有話說，把老爺都嚇了一跳，也不知甚麼事，老爺派我叫你來了。”田來報一聽，愣了半晌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“了不得了！萬賢弟，咱們哥倆知己相交，我這一去，倘有舛錯，我家有老娘，有你嫂嫂，無人照管，你要多多的照應。”萬恆山一聽這話，詫異其中有因，萬恆山說：“田兄長，你說這話從何而來？”田來報說：“你也不必問，少時你便知道。”站起來跟著來人，直奔相府。

到了相府，往裏回稟，把田來報帶到，濟公吩咐把他帶進來。田來報來到裏面，先給秦相濟公行禮，然後給大眾行完禮，往旁邊一站，和尚過去說：“田來報，你來了。”過去伸手，把他拉到廳房之內說：“你把這項纓翎帽給我摘下來。”田來報一想：“要革我這個頭役罷。”和尚說：“把這皮挺帶解下來，把青布衫脫下來，把靴子脫下來，把汗褂脫下來。”田來報一聽，說：“師父，你叫我把衣服都脫下來做甚麼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叫你脫下來有好處。我問問你，這頂頭巾值多少錢？”田來報說：“大約賣去得兩吊錢。”和尚說：“不多，你這件青布靠衫多少錢買的？”田來報說：“也得兩吊五百錢，連皮挺帶、汗衫、靴子也得兩吊五百錢。”和尚點了點頭，吩咐家人去到帳房稱二百兩銀子來。家人知道濟公是相爺替僧，皆不敢違背，立刻取了二百兩銀子，交給和尚。濟公一祇手拿著二百兩銀子，遞給田來報，田頭接過，和尚說：“你拿去罷！”田來報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拿了二百兩銀子，出了相府。

剛一出來，見萬恆山在府門口站著，萬恆山一看，田來報帽子衣裳靴子都沒有，就剩了一條單褲子，趕緊問道：“田大哥，你的衣裳哪裏去了？”田來報說：“衣裳賣了。”萬恆山說：“賣了多少錢？”田來報說：“二百兩銀子。”就把方纔之事一說，萬恆山說：“你問問還要不要，我還有一身衣裳。”田來報說：“我不能再進去。”萬恆山說：“田大哥你方纔說的話甚兇，又說叫我照看老娘，照看嫂嫂，倒是甚麼事情？”田來報說：“你好粗心，咱們兩個人做的事你忘了？當初兵圍靈隱寺，鎖拿濟公，不是你我把濟公誣到秦相府？我怕他記恨前仇。”萬恆山這纔明白，二人拿著銀兩回去。

此時秦相見和尚留下田來報的衣裳，給了二百兩銀子，也不知是甚麼心思，剛要問和尚，濟公說：“太守哪去了？”秦相說：“現在外面。”濟公說：“請進來。”趙太守進來說：“師父，你呼喚我有甚麼吩咐？”和尚說：“你把你烏紗帽摘下來，蟒袍脫下來，玉帶解下來，靴子脫下來。”秦相一想：“這倒不錯，二百兩銀子買了一身，又買這身，這身衣裳得花二千，倒看和尚怎麼樣？”趙太守說：“聖僧不要詭譎，我非田來報可比，他是個頭役。”和尚說：“你脫下來，自有好處。”趙太守無奈，祇好脫下來。和尚說：“太守，你把田來報的這纓翎帽戴上，穿這件青布靠衫，穿這雙布靴子。”太守就穿上，真就像頭役了。和尚說：“太守，我叫你穿這身衣裳，你知道為甚麼不知道？”趙太守說：“弟子不知。”濟公說：“你可知道盜玉鐲的賊人臨走留下詩句，末句有‘著派臨安太守拿’的一句，我派你去拿賊。”趙太守說：“我如何能拿得了？自有差役人等去辦案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幫你去拿賊，你帶上柴元祿、杜振英、雷世遠、馬安杰四個人，今天三更至五更，我要把賊人拿來。”回頭說：“相爺今天你可別睡覺，三更至五更，我把賊拿來，要審問盜玉鐲賊人的口供。”秦相點頭。

和尚帶著趙太守、四個班頭出了秦相府，直奔大街。趙太守跟著和尚，直繞了一趟四城，天有二更，趙太守說：“師父，倒是上哪去？我實在走不動了。”和尚說：“到了。”來到一條巷口，地名叫如意路，西邊有一個更棚，裏面牆上有一個黃磁碗點著燈，陰陰慘慘，打更的枕著梆子睡著的。和尚慢慢進去，拿半頭磚，把梆子抽出來，替上半頭磚，打更的也沒醒。和尚告訴柴元祿、杜振英，叫打更的就說大人下夜，柴杜二班頭進去一叫，打更的睡的迷迷糊糊，拿起磚頭出來。和尚問：“幾更天了？”打更的要打梆子，一瞧是磚，嚇的驚慌失色。和尚說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告你。”就附耳如此這等，打更的點頭。和尚把梆子給了他，帶著五個人來到一家門首，和尚用手一指，說：“要拿盜玉鐲的賊，就在此門內。”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